

經籍典第四百五十五卷

諸子部彙考九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一 儒家

曾子二卷 晁氏曰曾子者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嘗是其門人所纂爾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也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爲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云 高氏子略曰曾子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

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它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歟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諸吾日三省

吾身何其辭費耶

周氏涉筆曰曾子一書議道褊迫又過於荀卿蓋戰國時爲其學者所論

也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正指聖境妙處此書遽謂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七十而壞與否已不置論而何以爲過何以爲免聖門家法無此語也

陳氏曰凡十篇具大

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楊簡注

子思子七卷

晁氏曰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

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采之著於通鑑夫利者有二有一己之私利有衆人之公利子思所取公利也其所引援易之言是也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不當以優劣論也

荀子

按通考所載荀子一條今歸荀子部

董子一卷

晁氏曰周董無心撰皇朝吳祕注無心在戰國時著書闢墨子

賈誼新書十卷

崇文總目漢賈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九卷今別本或爲

十卷 晁氏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之著書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

載時時不同固紀云掇其切於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足怪者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騷
虞爲天子之冏官以靈臺爲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 高氏子略曰皮日

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惟蘇公軾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
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觀其過湘作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有遠舉之志
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矣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
坡以志量才識論誼者非誼所及也 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濮中書所載餘亦難得粹

者看得來只是賈誼一雜記彙耳中間事事有些箇 問新書曰此賈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
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 陳氏曰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書末爲弔湘賦餘

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書輒淺駁不足觀此決非誼本書也

揚子

按通考所載揚子十
六條今歸揚子部

新序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祕書因採載戰國秦漢間事爲三十卷上之其二十

卷今亡

晁氏曰當成帝時典校祕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爲

新序說苑共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世傳本多亡闕皇朝曾鞏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復全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稱向與揚雄爲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於雄矣學者其可易之哉

南豐曾氏序略曰劉向所集次新書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慢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逮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所以攻其失者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高氏子略曰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崛起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鑒者盡在此書號說苑新序之旨也

說苑二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向成帝時典祕書採傳記百家之言掇其正辭美義可爲勸戒

者以類相從爲說苑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餘皆亡 晁氏曰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

德復思政理尊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談叢雜言辯物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之

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又叙之然

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 南豐曾氏序略曰向採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

書奏之故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

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意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

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令向知

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讀其書知攷而擇之可

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患失之者異矣 陳氏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除

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說苑按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謂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今本南豐曾鞏序言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從士大夫得十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未知卽當時篇章否新苑之名亦不同

續說苑十卷 崇文總目唐劉昺撰以劉向著說苑二十篇時漢史未行故漢事頗缺昺因采其所遺亡凡十篇云

鹽鐵論十卷 晁氏曰漢桓寬撰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盧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用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凡十六篇 高氏子略曰漢志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議匈奴議捐朱厓議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

班氏一贊專美乎此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然然大過人者

陳氏曰本始元年召問文學賢良對願罷鹽鐵榷酤均輸與御史大夫弘羊相詰難於是罷榷酤而鹽鐵卒不變故昭紀贊曰議鹽鐵而罷榷酤也及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著數萬言凡十六篇其末曰雜論班書取以爲論贊其言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嗚呼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辯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論議反復不厭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論而或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不及此乎

潛夫論十卷 晁氏曰後漢王符節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貴忠浮僞真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旨意甚明云

申鑒五卷 陳氏曰漢黃門侍郎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己而已悅志在獻

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

中論二卷 晁氏曰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曾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秦滅學之後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際況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其所得於內又能信而充之遠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可不謂賢乎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爲上下兩卷按崇文總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獻民云別本有復三年制役二篇乃知子固時尙未亡特未見之爾 陳氏曰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有序而無名氏蓋同時人所作

孔叢子七卷 晁氏曰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爲言

聚也邯鄲書目云一名盤孟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孔叢附於卷末十一篇嘉祐中宋咸爲之注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書二十六篇本註謂孔甲黃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盤孟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卽漢志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連叢卽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陳氏

曰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之書也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一名盤孟接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以爲鮒撰按儒林傳所載爲博士者又曰孔甲顏注曰將名鮒而字甲也今考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然則顏監未嘗見此書耶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也其書蓋田蚡所學者其與孔鮒初不相涉也中興書目乃曰一名盤孟不知何據豈以漢所謂孔甲卽陳王博士之孔甲耶 高氏子略曰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出於稊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孟者其事雜也

漢書注又以孔甲爲黃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爲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時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 朱子語錄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略不具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家訓七卷 晁氏曰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辯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 陳氏曰古今家訓以此爲祖然其書頗崇尙釋氏云

文中子 按通考所載文中子一條今歸文中子部

帝範一卷 晁氏曰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貞觀末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汰侈自咎以戒高宗俾勿效己殊不知閨門之內慙德

甚多豈特汰侈而已武后之立實有自來不能身教多言何益悲夫

臣範二卷 晁氏曰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或作軌武氏稱制是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
今缺其下五篇

法語二十卷 晁氏曰南唐劉鶚撰甲戌歲擢南唐進士第實開寶七年也著書凡八十一篇言治
國立身之道徐鉉爲之序

聲隅子獻欬鎖微論十卷 晁氏曰皇朝黃晞撰聲隅子晞自號也其叙略曰聲隅者柝物之名獻
欬者兼歎之聲鎖微者述之之謂故以名其書晞蜀人本朝仁宗時

山東野錄七卷 陳氏曰殿中丞臨淄賈同公竦撰本名罔真宗御筆改之蓋祥符祀汾陰時所放
經明行修進士也

續家訓八卷 晁氏曰皇朝董政公撰續顏氏之書

家範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纂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訓子孫
後漢劉氏後序曰溫公家範十有二卷其自序首易家人明以大經大訓凡後世上自公卿下至

匹夫匹婦一言一行與經訓合者莫不纂集以垂法於將來於是既總述治家之要又門分而事別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孫由諸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婦由妾若乳母終焉門有其事事有其法嗚呼可謂備矣公以其所躬行者合之於古人之所躬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於六經與前哲之所嘗言其書反復詳重可謂至深至切矣或曰聖人議道自己而制法以人謂其可以通行也公佩服仁義周旋道德蓋左準繩右規矩者也今其爲書嚴矣哉其所采錄文有人所甚難者夫行不貴苟難嚮使公裁而歸諸中不亦善乎余曰今天子事父母下氣怡聲問疾痛癢而敬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後長者凡若此類豈有難哉而人猶忽之則夫表出其所甚難固以愧夫人之忽乎其所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婦未必一一知經而或者乃能苦節危行至有殺身以全大義立大倫凜然如嚴霜烈日此又豈有驅而率之者乎觀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難則必能勉行其所甚易蹈其常履其變充而至之可也

古今家戒

卷

太常少卿長沙孫景修集頴濱序略曰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

惟恐不盡也嗚呼此父母之心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

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
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
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
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
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若干公又
將益廣之未止也

潛虛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擬太元撰此書以五行爲本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
得五十首有氣體姓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其手寫藁草一通今在子建姪房
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馬文正公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所
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嘗以手藁屬晁景迂補之而晁謝不
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疑然讀至數行乃釋然曰此贗本也 陳氏曰言
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

古今圖書集成
潛虛發微論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敦實撰凡九篇

信書三卷 異巖李氏曰文軫撰軫綿州巴西縣人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爲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太元略與潛虛相似規模制造雖不免乎屋下架屋之譏然軫之用心亦勤矣其數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其八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元有測曰潛虛有解而此書乃無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解之類也十五式一百二十斷皆宜有信曰而今所見獨勉成地靈憂苦首疾豐和天英六式之二十斷又終篇不載揲法恐此本未爲全書且其間尙多差誤不可強正姑列於後以待考之

弟子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答問之言楊慥王安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永叔之徒書字

周子通書一卷太極圖說一卷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

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子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

人之事未嘗遽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朱子旣爲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廣漢張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切熹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敝必有不勝言者 晁氏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於世此其所著書也

濂溪遺文遺事一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集次於南康

正蒙書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於朝云橫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爲區別成十七篇又爲前後序又有胡安國所序篇爲一卷末有行狀一卷 藍田呂氏曰先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 朱子語錄曰正蒙有差分曉底看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它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差了

西銘集解一卷 陳氏曰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卽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